

日子盈盈可喜

□耿艳菊

没养过水仙,赶集时碰到卖水仙的,朴实而热情,一时兴起,就买了三个水仙球,还有养水仙的青花瓷盘。水仙球底部裹着厚厚的泥,干巴巴的。卖水仙的告诉我,泥巴用水冲一下就干净了,再放在清水里,很好养的。

回家后我把水仙的泥巴洗干净了,却发现有一层紫褐色的干皮不知要不要去掉。犹豫了一下,先去一个看看。紫褐色的外衣一去,尽显出洁白的球身,比原先美观多了。手上有水,不便上网查询养水仙的方法,于是果断还原所有水仙球的洁白质地,把它们放在盛着清水的青花瓷盘里。

过了一会儿,开始了新的担心,这样主观臆断地养水仙,如果养不活,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一片心意?没想到几天后,水仙球给了我惊喜,不仅长了细根,还发了新芽。水仙球几乎一天一个样,像小孩子的成长,每天为水仙添一点清水成了很开心的事。青花瓷盘雅致清幽,新长出的水仙叶片青翠喜人,看着它们,心里清清爽爽的,也便觉着这日子盈盈可喜。

一向路痴,可总有一人出门的时候。想去燕莎买衣服,但路不顺,公交地铁没有直达的,转几趟车,又要走一段

路,很麻烦,没有人同行,总不敢一个人去。那天取完稿费,天气冷,看见一辆公交车来了,就跳了上去,车已走了很远,才发现不对劲,坐错车了。用爱人教我的方法百度路线,这辆

车竟可以转到去燕莎的那辆车上,那就将错就错,去燕莎逛逛。乘坐错的公交车到终点,同站换乘去燕莎的公交,不过两站地就到了。为此,我开心了好一会儿,逛商场的时候脚步轻快极了。也许心情好,看每一个人都觉得温柔和善,充满善意。虽然独自出行对于一个人来说很平常,可在这个城市多年,我依旧不分南北,处处有爱人照拂,也习惯了依赖他。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却给我带来了快乐。

回来时,站台等车,看到一对老夫妻,提着日常蔬菜,两个人争执着。看了一会,弄明白了,忍不住笑起来,温暖瞬间席卷了冷冷的寒风。原来老先生手里提的是绿叶蔬菜,轻一些。老太太手里提着一兜,透明的塑料袋里,看得清,是几个大萝卜、土豆,还有几块红薯,重一些。老先生心疼老伴,拉扯着和她换。老太太又心疼老先生,不肯和他换。

少年夫妻老来伴,这样的

情景,暖人的心,也让人相信这个世间有爱情的存在。而遇到这样的温馨,看到了,触动了心扉,亦是人生乐事。

妹妹发来一张照片,是四岁多的外甥女站小凳子上在案板前擀饺子皮,稚气的脸却是专注认真的。妹妹说,小丫头调皮,觉得擀饺子皮好玩,非要帮忙。妹妹的语气轻快而欣慰,我听了也很开心。孩子一天天长懂事了,真的很让人快乐。

莫泊桑说,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果真如此,乐观主义也好,悲观主义也罢,生活就是一幅光景明媚的春日画卷,密密麻麻的都是花花草草。有鸟语花香,也易肌肤过敏;有晴空丽日,也免不了斜风细雨。花好看,也许枝上含刺。一大堆琐琐碎碎,却有小快乐在其中。又恰恰因为这些小快乐,人生才显得光景明媚。



踏花逐香夜读书

□郭晓兰

数九时节,室外寒风凛冽,但室内温馨怡然、暖意融融。此时,最惬意之事莫过于捧书夜读。尤其是有着仙人气质的长寿花和仙客来的陪伴,坐在橘黄色的灯光下,安静地在书页间游走,与纷扰尘世、热闹风景两两相忘,自是一种极致的体验与享受。

粗养的长寿花喜欢温暖,只要给它足够的光照,便会报之以明媚灿烂的笑脸。仙客来则是情种型花卉,连叶子都长成张扬的心形,叶面上刻着白理石一般的心迹,向清雅的花朵表白着地老天荒的绵绵情意。看着它像兔子耳朵一样的粉色花瓣,感觉生活也有了公主粉一样的诗情画意。

时光的纸笺,在四季清凉地卷舒铺展,渲染的色彩,刻下的沧桑,似命运早早埋下的伏笔,于看似不经意间揭开生活的谜底。红尘万丈里,在现实的泥淖里扑腾着挣扎,步履匆匆。闪身进入属于自己的王国,卸下满脸的疲惫,放下生活

的琐屑与浮尘的清洗,让自己长舒一口气。踏花逐香的夜读,便成了真正与快乐携手的美好时光。

至于捧读的书籍,《一卷大唐的风华》也好,《一剪宋朝的时光》也罢,抑或《走夜路,请放声歌唱》《梅边消息》,甚或《桃花扇》《半生缘》,甚至一份带着油墨馨香的《菏泽日报》《牡丹晚报》。红了樱桃有红了樱桃的好,绿了芭蕉有绿了芭蕉的妙,不论随意读什么,只要自己喜欢。若被眼前一亮的句子或走心的段落绊倒,大段大段地飞龙走蛇起高风地反复抄录,有什么不可?若感觉文不从,字不顺或文不对心,像不识字的清风,把书乱翻一气,又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这满地流淌的时光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没必要强装欢颜,更无须委曲求全。

彼时,无论怎样的风雨都在门外,不管谁的脸色不必再看,世界的喧闹尽可以不理,闹心的职称尽可以不想。翻开一本不以经典而论的心仪的书本,任那文字的活色生香与缕缕墨香和着花香在室内弥漫升腾,尘世中所有那些无处安放的波澜在明净闪光的文字中一一被抚平褶皱,最终复归于平和与宁静。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无论哪个阶段,不管阅历如何,视野怎样,收获几何,喜书的情结却是始终如一。少年时珍藏一本本连环画

册,高中时特别钟爱《红楼梦》,大学时期痴迷上了《射雕》。有时与舍友接龙阅读,不管深夜多深,只要有书读,就一个趔趄爬起,真正触摸到了“如饥似渴”这个词语的温度。后来喜欢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不只喜欢林语堂,更是喜欢苏东坡,以致白落梅版《苏东坡传》预售,迫不及待又预定一本。里面是白氏风格活着的苏东坡,更有女神洒脱大气的亲笔签名。至于放眼几公里外的老年,即使玩不了月又何须挂怀。“案头见蠹鱼,犹胜凡俦侣”,生也有涯,知却无涯,以书为伴,让书做抬手即来的知己,也是逃离红尘中的一件幸事。

鸡啄墙角雪,书暖灯下人。夜色温柔,灯火可亲,烧一壶沸水,泡一盏清茶。静静地看片片茶叶在水中舒展旋转,浮浮沉沉。苦寒的岁月,经冬是一场如茶般的修行,读书也是。素衣淡茶,闻着花香,嗅着书香,把自己沉浸在这种默默无言的喜悦与令人心清气爽的氛围中,安然体味着阅读带给心田的丰盈与美好,便是精神和心灵最好的修行,最好的安放,便是许以生活和人生纹理以高贵和尊严。

光阴踏花而走,我辈逐香而行,放眼以后的红尘岁月,我当以虔诚祈祷的姿态,向生命奉上一份诚恳和敬意,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因为有了书香的浸润,在掌心慢慢变得馥郁而又芬芳。



国画

张玉贵 作